

创意台湾

许志杰专栏



许志杰, 大学历史系毕业, 媒体从业者, 出版作品多种。

铁道文化之五

集集小站

车站是一个浓缩了一方人情感的地标式建筑, 汇集了此地人们的记忆与故事。上车的、下车的, 赶车的、等车的, 坐车的、送行的, 南来北往, 西走东去, 都把自己的脚印留在了车站, 带走的却是车站上曾经有过的悲欢离合。一个小站, 便是一段历史。随着铁路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 原有的火车设备, 包括铁道、站房, 都在适应性地进行改造。但是, 台铁的做法让人基本满意。建新的, 还要想方设法保留一些旧的设施, 后人不至于因新而不知旧, 这样才能把历史的发展脉络延续下去。

南投县的集集火车站就是保留最好的小站之一。这座建于1922年的小站, 站房采用纯桧木建成, 外形典雅古朴, 加上近九十年的风吹日晒, 越发显得温文尔雅。当然, 集集小站也是经历了起起伏伏才得以保留下来。1986年以后, 台铁以集集支线出现严重亏损为由, 有意停驶并拆除线路。消息传出, 当地有识之士立即掀起保路保站活动, 使集集支线和小火车站免遭厄运。1994年, 时任集集镇镇长的林明漆, 开始致力于规划发展集集镇的旅游业, 将集集火车站作为中心点, 整治绿化小站广场, 建设铁路博物文化园, 使小站死里逃生, 并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不仅过往的列车有所增加, 小站也吸引了专门前来观光旅游的外地游客。

人意却敌不过天灾, 台湾九二

一大地震摧毁了八十多岁的集集小站, 美丽集集只剩下残垣断壁, 顿失昔日热闹, 死寂一片。但是, 集集人对自己的小站感情万分深厚, 不愿就此放弃, 在有关当局拿不出资金重建的危难时刻, 他们自筹资金, 自己动手, 按原样复建, 力争分毫不差地重现集集车站的旧有风貌。集集人对此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 新的车站, 旧的精神, 就在集集。两年多时间过去, 一座既新又旧的集集火车站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当地人, 新车站与原来车站的模样完全一致, 甚至与梦里的小站都一模一样。与火车站同时复建的还有位于仓库旧址的铁路文物博览馆, 馆内展出图片、铁路实物, 把集集人对小站的情愫集中到这里, 与更多热爱铁道文化的人分享。

为了使集集小站不再孤独, 也使前来观光的铁路迷和游客有更多的去处, 集集镇还修造了集集古街, 这里有大量经营当地特产商品的小店和美食店, 让外地游客感受集集镇老百姓的生活。一棵有着700年树龄的樟树, 被保护性地安置在集集镇的大街上, 当地人称之为“神木”。“神木”的树干高达26米, 是台湾数一数二的老树, 繁茂旺盛的树枝形成的树荫有一千多平方米。树荫下有“大众爷祠”, 供人参拜, 真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去台湾之前我是知道集集小站和集集镇这个地方的, 但没有找到可去的路径。有幸到集集小站, 全赖

我真的十分羡慕那些生活在集集镇的人们……车来车往的期待, 把美丽镶嵌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南投一位计程车司机的好心引导。在离开日月潭返回台中的路上, 这位祖籍山东省海阳县的老乡说起九二一大地震的惨烈, 提到被破坏的集集火车站和集集镇香火最旺的神庙。他看我们有意前去参观, 就绕路一大段也不加车费把我们送过去。我们先看了神庙武昌宫, 被地震破坏的旧址尚在, 而新的神庙就在旧址的旁边建起。一新一旧, 更使人感叹大自然的不可抗拒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不可替代。

到达集集小站时, 天近傍晚。广场上的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带着刚刚学步的女儿在小火车站旁边嬉戏。在这个小女孩的记忆里, 火车头、车站留下的痕迹该是多么深刻啊。火车站内, 有几个看上去不到十岁的男孩在

玩耍, 小站已然成为他们儿时的伙伴。这时候, 一列客车鸣着长长的汽笛声, 从远处开过来, 孩子们即跑到铁路边, 注视着火车的到来。我望着他们, 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还有和自己一起玩耍的儿时伙伴。伴随着我们成长的小站没有了, 甚至连一张照片都很难找到了, 虽然那些模糊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越来越清晰, 却无法留住时光远去的伤感……火车停在我的面前, 只有一对年轻人从车上下来, 没有上车的人。火车开了, 离开了集集小站, 踏着咔嚓咔嚓的节奏, 驶向下一站。

我真的十分羡慕那些生活在集集镇的人们, 宁静的日子, 过去的记忆, 车来车往的期待, 把美丽镶嵌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韩松落, 西北人, 居河北, 写专栏, 做小说, 看电影, 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 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屋子里的大象

每次遇到灾难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对于灾难的影像经历, 都是从好莱坞电影中得来的。《黑客帝国》、《十二猴子》、《独立日》、《后天》、《惊变28天》、《地球危机》、《火爆大油城》、《世界之战》等等, 构筑着我们的灾难电影长卷。

那么, 我们自己为什么没有灾难片? 其实, 也不是没有: 《蓝光闪过之后》(1979)、《特级警报333》(1983)、《冰河死亡线》(1986)、《天若有情》(1992)、《惊涛骇浪》(2003)、《紧急迫降》(2001)、《极地营救》(2002)、《惊心动魄》(2003)、《危情雪夜》(2004年)、《唐山大地震》(2010年)等中国拍摄的灾难片, 包括地震、凌汛、洪水、非典、雪灾等多种灾难, 但不论影片的

数量和质量, 都不能和好莱坞的灾难片相提并论, 仅能算是聊胜于无, 更没能进入我们的视野, 汇入我们的影像体验。我们是没有通过影像描摹灾难的传统的, 在这方面的经验十分欠缺, 一旦强行上场, 难免语无伦次、张皇失措。

这大概和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有关, 长期处于农业社会, 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特征呈现为李泽厚先生所概括的“实用理性”状态, 只相信看得见的, 不起无妄之念, 不语怪力乱神。更何况, 这数十年的叙事基调, 是遮蔽个人感受的, 是强调昂扬向上的, 而灾难片是和这种叙事基调有矛盾的。于是, 就像爱尔兰作家 Bernard MacLaverty 所说, 尽管北爱尔兰

我们的生活里必须有一些灾难片, 提醒着我们不能习惯于安逸, 永远知道某种危险的存在。

象纷生, 却鲜见报纸有报道, 因为所有人都已司空见惯, 就好比自己屋里有头大象, 它是如此巨大, 以至于你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 但是, 大家却都异常默契, 从不谈论它, 一起漠视它, 很快就习惯了它的这种存在。

灾难是避无可避的。黄也平先生认为: “世界是从灾难开始的”, “苦难是我们的故乡”。那些与人类历史有关的传说, 其实都与灾难有关, 女娲、精卫、诺亚方舟、摩西出埃及, 都是一次次的灾变画卷。而人类也正是在灾难中成长起来, 积累起关于这个世界的智慧。灾难, 就像屋子里的那头大象, 其实始终存在。

所以, 我们的生活里必须有一些灾难片, 提醒着我们不能习惯于

安逸, 永远知道某种危险的存在。我的生活里, 就有一部灾难片——我的姥姥——我毫无不敬之意, 直到现在, 每次在饭桌上看到剩菜剩饭, 我都会想起她, 从我出生到她去世, 每当她看到我们没有把饭吃干净, 都会迈动着小脚, 挥舞着干瘦的手掌扑过来: “你们没挨过饿……浪费粮食……天雷打!”她痛恨、惊恐的表情, 她对“遭雷打”的描述, 直到现在也对我形成震慑, 直到现在也让我在对面剩饭的时候感到不安, 直到现在也让我知道, 我们屋子里至少有一头名叫“饥饿”的大象。

“你的屋子里有头大象”, 灾难片说。我们应当用灾难片给自己一个看到大象的机会。

小浮生

安宁专栏



安宁, 生于泰山脚下, 80后作家, 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 代表作《蓝颜, 红颜》、《聊斋五十狐》、《见喜》等。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

尘埃落

有一段时间天天着急, 因为一些琐事, 还有所编著的自以为了不起的一套丛书。每天赶早起来, 就坐在电脑前忙碌, 或者给不同的人打着电话, 为一些细小的边角彼此磨合说服, 说到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啰嗦, 甚至是遭人厌烦。泡好的一杯普洱茶, 就那样在桌子上放着, 等着我有闲情逸致时将它饮下去。可惜我错过了与它温柔絮语的上好时光, 总是看到它那黑亮的色泽逐渐黯淡下去, 一杯茶, 也没了温度, 这才端起来, 如喝白水一样大口喝入胃中。

所以, 唇上的燎泡, 始终在我的急躁里, 固守着一方阵地, 击退不得。而身边的朋友也将我当成一株无法靠近的蒺藜, 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 以防一不留神被我怒发冲冠的尖刺划出血来。同居一室的舍友, 看到我焦头烂额地忙, 也自动噤了声, 将每日好玩的见闻闷锁在肚子里, 或者跑到隔壁去找别人倾诉。

但还是有些事情忙里添乱。是我

所用的网络, 不知为何在一天清晨起来始终无法登录。试了许多种方法, 快将电脑敲坏了, 还是无法使用。我急火攻心, 抓起电话便打给了网络公司, 气势汹汹地要求他们必须, 马上、务必现在就派人赶过来, 为我检查网络问题。

接电话的是个声音甜美的女职员, 听我如此气愤难平, 并没有着急, 而是不急不躁地解释着, 并让我耐心等待, 说现在员工都已经派往各个地方, 暂时没有人能够腾出手来, 但她保证今天肯定能过去帮我修理。

我一听, 几乎是吼叫起来: 你们的服务宗旨不是客户永远是上帝吗? 上帝的问题你们不给马上解决, 那还叫什么上帝? 实现不了承诺你们干脆关门歇业算了!

我在这边气得肺要炸了, 电话员却还是一副好脾气, 安静听完我的一通训斥, 照例轻言慢语, 说还请您多多包涵, 他们的确是忙得抽不出人手。最后还温柔地向我建议, 不如打开电脑, 听一首班得瑞的曲子,

另外一些如我一样的人, 则在躁乱不安中, 将那些微尘般的烦恼, 自我发酵成一团又一团的雾气……

喝一杯去火的菊花茶, 或者跟家人聊聊天, 与朋友叙叙旧。再不然, 就睡一会儿吧, 不过是几个小时, 怎么都好打发的。

我却是听不进她的好心相劝, 而且总觉得她有假慈悲以便逃避责任的嫌疑, 所以越发上火, 最后几乎快要将国骂脱口而出的时候, 电话员及时地说了再见, 轻声挂了我的电话。

我啪地将手机丢在电脑桌上, 而后闭目想了片刻, 决定再打。就在我欠起身去捡手机的时候, 我看到电脑后面网线的插头如一件松垮的衣服搭在插口处。当我向接口处轻轻一按的时候, 电脑的线路即刻畅通无阻。

我的脸, 也就在那时, 有火烧火燎的疼痛。我想了又想, 最终还是决定打电话给网络公司。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声音甜美的女职员, 当我尴尬地说出网络不通的原因, 并小声说了句“抱歉”的时候, 她并没有反过来说将我讽刺一通, 而是笑着说, 其实她早就听出来, 我是心里积压

了太多的火, 而不是单纯因为网络问题, 所以需要找一个地方发泄一下。

我歉疚地说, 那我也不该将你当成自己的出气筒, 说话如此尖酸刻薄。她则自我解嘲说, 每天都有“上帝”来朝我们发脾气, 其实早就习惯了, 况且, 能为“上帝”当出气筒, 解一时之烦恼, 也算是一种荣幸吧。

我其实很想问一下那个女职员, 天天这样在电话里被人凶神恶煞般地训斥和投诉, 她会不会也像我一样烦躁不安, 想要与什么人吵一架? 但还是忍住了。其实烦恼充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只不过, 有些人还它一个淡然的微笑, 而后坐下来喝一杯茶, 静待时间流过, 烦恼亦随之轻烟一样散去。而另外一些如我一样的人, 则在躁乱不安中, 将那些微尘般的烦恼, 自我发酵成一团又一团的雾气, 直到自己陷入其中, 找不到走出的路途。

寻不到路途, 其实也一同丢失了自己。